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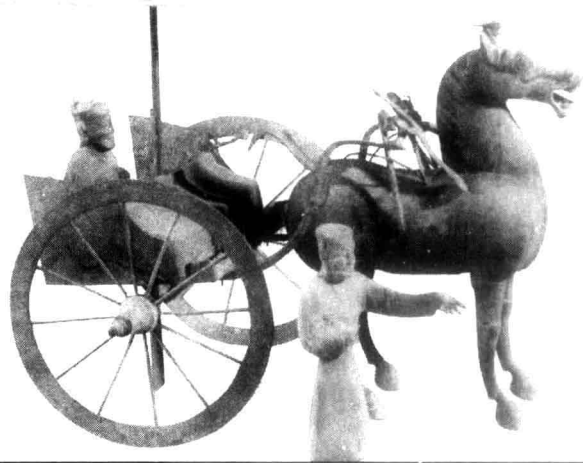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全史



中国全史

远方出版社

第十一卷





逸史

中
卷





第十二回 软玉温香荒酒色 奇花异卉绕楼台

话说匡胤擒了中箭的人，命兵士举火照看，正是陈承诏。他在后帐，从睡梦中惊觉，知有敌兵杀入寨内，连忙跨马飞逃。偏生又被匡胤追上，一箭射中左肩，颠下马来，被获就擒。匡胤擒了陈承诏，带了人马，赶至楚州。见了世宗，献上陈承诏，诉说劫寨情由。世宗很赞成他智勇足备，当下斩了承诏，便命匡胤帮同攻打楚州。那楚州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如何保守得住？不上两日，便被周兵攻破。张彦卿矢穷力尽，还举起绳床，抵抗周军，被乱军杀死，郑昭业亦自刎而亡。守兵千余名，尽皆死斗，绝无一人投降的。世宗深嘉其忠，十分赞叹！传命将张彦卿、郑昭业从厚殓安葬，并出示安民。楚州破后，周师又向南下，唐王闻报，惊惶失措，急宣群臣商议，都是面面相觑，毫无主张。唐王知道在廷文武都是脓包，没人能够抵敌周兵，不得已遣陈觉奉表，愿传位太子弘冀，听命称臣，且献舒、卢、蘄、黄四州之地，画江为界，哀恳息兵。世宗道：“朕的本意，止取江北之地，今唐主既愿举国内附，尚有何求？连传位太子一节，都可不必的。”乃赐书唐主，通好罢兵。唐王接到赐书，即自去帝号，奉周正朔。世宗奏凯还朝，真个是鞭敲金镫，人唱凯歌，兵士将佐，莫不踊跃欢呼！世宗到了汴京，论功行赏，诸将皆有赐赉，匡胤格外优厚。自此罢兵息民，从事休养。

不多几时，唐主遣使来汴，暗中致书匡胤，并赠白金三千两。匡胤接着笑道：“这明明是用的反间之计，欲离我君臣之心，彼乃于中取事耳。”遂不启其书，连同所赠白金，呈明世宗。世宗嘉其忠而且智，温谕奖勉，遂后又改授为忠武军节度使，仍典禁兵如故。其时弘殷忽发旧疾，不久逝世。世宗又厚赐赙仪，追赠为太尉武清节度使。匡胤母杜氏，封南阳郡太夫人。匡胤便家居守制，不预闻政事。

次年为显德六年。世宗见士马精强，粮饷充足，又起雄心，意欲恢复燕云，统一中原。却因北汉主曾引辽兵入寇，便打定主张，先行伐辽，御驾亲征。乃召匡胤入朝，授为水路都部署，又简亲军都虞侯韩通为陆路都部署。择定吉日，命两将先行出发，水陆并进。世宗车驾，亦登龙舟，作为后应。匡胤率了战舰，当先出发，张起帆来，顺着风势，驶过瀛、莫二州。辽地兵民不意周师骤至，毫无防备，瞧见周兵来势勇猛，莫不仓皇失措，望风而遁。周兵驾着战舰，直抵辽属宁州。那宁州刺史王洪，正因接到周兵侵界的消息，飞章入奏，请兵守城。哪知辽兵还没请到，



周师已如飞而至，战舰直搏城下。王洪守着一座空城，如何抵敌？便开城投降。匡胤降了王洪，即命为向导，进取益津关。守关主将，乃是终廷辉，闻得宁州已降，周兵将到，便登关探望。只见敌军用的都是滕艚大舰，已如一字，排在关前，旌旗飞扬，刀枪密布，舟中兵将，个个都是精壮勇敢之士，大有虎跳龙跃的模样。廷辉见了，不觉打了一个寒噤，暗道：“好雄壮的南军，我这关内，兵微将寡，怎样抵挡呢？”正在暗中踌躇的当儿，忽听关下有人大叫开关。廷辉低头看时，却是宁州刺史王洪，遂即问道：“我闻你已降周，来此何故？”王洪答道：“我为关内生灵，所以单人独马，前来和你商议，可速开关，放我入内，自有话说。”廷辉便下关来，命兵士开门，放进王洪。相见之下，王洪便道：“周兵来势甚盛，未易抵敌，我劝将军不如降了周兵，保全关内生灵。”廷辉沉吟了半晌，想不出什么退兵的计策，只得依从王洪之言，随着他开关迎降。匡胤见廷辉来降，用好言抚慰了一番，方才问他前面的路径。廷辉道：“过了此关，不到数十里路，便是瓦桥关，水路甚是狭隘，不能行驶大船，元帅若要进军，必须舍舟登陆，方可前去。”匡胤乃派偏将偕王洪往宁州镇守，又添兵与廷辉守益津关。暗中想道：“韩通人马尚未到来，若在此守候，未免坐失时机，不如乘胜直进为上。”想毕，便命三军舍舟而陆，向前竞进。

未满一日，即至瓦桥关。守关的将官，名唤姚内斌，率领数千骑卒，出关抗拒，哪里敌得过匡胤？战了一阵，早被匡胤杀得马仰人翻，逃回关中，不敢再出。匡胤率兵攻关，直至一昼之久，不能攻入。到得次日，韩通人马亦已到来，与匡胤相见，诉说瀛州刺史高彦晖，莫州刺史刘楚信，瞧见兵到，即行投降，所以兵不血刃，直至此地。只因山路崎岖，人马难行，来迟数日。匡胤也把自己行军情形，告诉了韩通。遂即领兵直搏关前，叫姚内斌答话，内斌上得关来，匡胤说道：“守将听者，天兵到来，瀛、莫二州，及宁州、益津关，莫不望风降顺，独有你守着这区区瓦桥关，要想抗拒天兵，我不难一鼓入关，因念南北生灵，同是赤子，不忍玉石俱焚。你若稍知时势，怀念故国，从速投降，免遭杀戮。”内斌听了，低头想了一会，方才说道：“且待明日再行报命。”匡胤道：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明日不降，休怪我刀下无情！”说罢，径自领兵回营。恰好都指挥李重进等，带领禁军，如飞而至，匡胤知世宗已到，忙同韩通率领诸将出营接驾。世宗入营，慰劳一番，询问军情，匡胤、韩通一一陈奏。世宗当晚即宿于营中。到了次日，姚内斌果然出关投降，匡胤引他人见世宗，行过了礼，世宗温语抚慰，内斌叩首谢恩，遂即引导世宗进关。

世宗见连降了各处关津，心中十分欢喜，便命置酒庆功，令文武诸臣，俱皆入座。席间议及进取幽州之策。诸将一齐奏道：“陛下离汴都不过四十余日，兵不血刃，即得燕南诸地，此正声威远播之际，敌人自应丧胆。但辽主亦甚知兵，闻得燕



南之地已失，必定用重兵扼守幽州，陛下若欲进兵还宜审慎为是。”世宗听了，甚为不悦，便默然无语。诸将见世宗面有不悦之色，也就不敢多言。酒阑席散，世宗退归营中，密传先锋都指挥使李重进入帐，吩咐道：“朕志在统一天下，削平南北，今已出兵到此，幸得燕南各地，岂肯就此罢手，你可于明日，率兵万人，先行出发，朕当亲自接应。”李重进遵旨而退。又传旨骑指挥使孙行友，命率骑兵五千，即日往攻易州，孙行友亦奉命而去。次日，李重进带兵先行，到了固安，城中官吏早已逃避一空，城门大开，周兵一拥而入。得了固安，重进令军士暂时休息，再往前进。转瞬之间，世宗御驾亦至，到了固安，遥见一道长流，阻住去路，其水荡荡，深不见底。因此召见土人询问此水何名，可有舟楫渡过此水？土人答道：“这水叫作安阳水，向来有木筏可渡，只因大军到来，辽人将木筏拘往对岸，所以无舟可渡。”世宗闻言，便传令各军，伐木作桥，限日告成，自己却带领亲军，暂回瓦桥关住宿。不料夜间冒了风寒，忽然生起病来，卧床两日，尚难痊愈。只因孙行友生擒了易州刺史李在钦，差人前来报捷。世宗扶病升帐，问他可愿降顺？在钦瞋目说道：“要杀便杀，何用多问！”世宗便喝左右，推出斩首。这时已觉得头昏目眩，不能支持，忙退入后帐休息，自此其病愈觉沉重。诸将见世宗病重，意欲启请还都，又恐触动其怒，不敢入奏。匡胤奋然说道：“主上抱病逗留在此，倘被辽人得知，大举来攻，岂不误事？待我入见，请驾回都便了。”遂即直入后帐，请见世宗，世宗即命传入。匡胤来到御榻之前，先问了安，然后谈及军事。世宗道：“朕愿期一鼓平辽，统一南北，谁知疾病侵入，不能如愿奈何！”匡胤从容奏道：“想天意尚未绝辽，所以圣躬不豫，臣愿陛下上顺天心，暂时班师回汴，释之不问，天必降福，圣躬自然康泰了。”世宗沉吟半晌道：“卿言亦是有理，朕且暂时返驾，卿可调遣各路军马，明日即行启銮。”匡胤奉命退出，传旨调回李重进、孙行友等人马，准备返蹕。次日，世宗升帐，命改瓦桥关为雄州，饬韩令坤镇守，益津关改为霸州，令陈思让镇守。各统所部人马，小心防御，休为辽人所算。二将齐声领命，恭送世宗启蹕。

一路行程，并无耽延，回至汴京，病已略愈，在宫静养数日，已是霍然。世宗乃是英明之主，不肯虚耗光阴。此时尚未临朝办理政事，闲坐宫内，和符后及妃嫔们谈了一会，觉得没有兴趣，便从锦囊中取那各处文报奏章，预备披阅。伸手一探，忽得直木一方，长约三尺，上有五个大字，写着“点检作天子”。世宗看了，好生奇异，便玩了一会，仍复收在囊内。次日临朝，传旨免都点检张永德官，改用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兼检校太尉。匡胤谢恩已毕，即有宰相范质出班奏道：“现有南唐遣使，赍表入贡，已在馆驿数日，因陛下圣躬未愈，不敢渎奏。”世宗便命宣唐使入朝。唐使礼部尚书王崇质闻得传宣，捧了表文，急趋入朝。在陛前舞蹈已毕，呈止表文。世宗看了，见进贡的是两名美女，遂命王崇质引领入朝。你道唐主



为何不献珍宝，单献两名美女呢？原来唐主既失了江北之地，又削号称臣奉周正朔，只因迫于兵力，势不能敌，以致委屈若此，心内实不甘服。未及几时，又闻探报，周主亲征辽邦，兵不血刃，已获南燕各地，唐主吃惊道：“周主这样厉害，不上几年，便要被他统一天下了，我这区区江南之地，恐怕也难保全！如何是好呢？”当下便与丞相宋齐邱商议。宋齐邱奏道：“主公犹忆当年南汉主登极，进献大小雷女乐，曾免数年之侵么？如今何不访求绝色美女，献于周主呢？好在我们内附之后，尚未进贡，这次就借贡献为名，自不招人疑忌。周主倘能溺于酒色，自然英气消磨，没有大志了。我们再慢慢的休养生息，将来就有报仇之日，这正是范蠡献西施之计也！”唐主闻奏，便道：“卿言虽甚有理，但周主非南汉可比，很是英明，我们贡献美女彼若却而不受，岂不自讨没趣么？”宋齐邱道：“人非圣贤，岂有不爱美色之理？不过英明之主，爱惜声名，不肯自己选取美女，以貽口舌于臣下，倘若有人进献于他，这现成的美色，臣料周主一定收纳，可以无虑。”唐主即从其奏，命人四出，访求绝色美人。江南山川灵秀，本是出产美色的地方，哪有访求不得之理！不上几日，已访得两名美女，一名秦弱兰，一名杜文姬，都生得轻盈窈窕有西子太真之色，倾国倾城之容，并且精擅文翰，善于吟咏。唐主大喜，便衣以轻绡雾縠之衣，装以珠翠金宝之饰，置之后苑，教导歌舞及弹丝品竹之技。两个美女，心灵性巧，一经指点，便已熟谙，不到一月工夫，吹弹歌唱，俱已学得纯熟。唐主又亲往后苑，命两美人试验一番，居然歌声婉转，如黄莺娇啼，可以移情悦性；又命两人起舞，只觉罗袂翩翩，不减于汉宫飞燕，掌上轻盈，令人目眩神迷；再看他们的吹弹时，又是琴瑟箏琶，笙鼓笛，样样都全，好似唐明皇身到广寒，听到霓裳羽衣曲一般。唐主不觉大喜道：“如此美人，如此技艺，我见犹怜，不愁周主不爱也。”当下便命翰林苑撰了表文，差礼部尚书黄崇质，用轻车绣幔，载了两个美女，前往汴京贡献。黄崇质抵汴之时，正值世宗抱病返都，在宫静养，只得在馆驿中住下。

这日世宗召见，行礼既毕，阅了表文，果然不出宋齐邱所料，世宗本想选几名美人，入内廷供奉，以便行乐，恰恐在廷诸臣谏阻，未曾进行。如今南唐既然进贡，料想必是绝色，乐得收了下来，以图欢娱，又免了自己点选，被臣下看轻，说主上好色，真是一举两得的事情，所以绝不迟疑，命黄崇质引着两个美女入朝。崇质领旨，将两人引至殿前，轻提翠袖，慢启朱唇，高呼已毕，俯伏丹墀。世宗吩咐抬头，两个美人遵了旨意，仰首而跪。世宗见这两人，果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心内甚喜！便问汝二人叫何名字？左首一个便启奏道：“臣妾秦弱兰。”右首的一个，也随着奏道：“臣妾杜文姬。”世宗含笑道：“汝等之名，亦甚文雅，想有若兰之才，文姬之技了。”黄崇质奏道：“二美人不但生得美丽，就是吟诗作赋，品竹弹丝，也样样精熟的。”世宗闻奏，更加欢喜，命将两女收入御乐院内。早有



范质出班奏道：“陛下以神武之姿，端理天下，方欲削平南北，混一寰区，奈何受南唐之美女也？”王溥亦执笏谏道：“唐主不以有用之物贡献陛下，而以美色引诱陛下，此正越王勾践之所以报吴也，愿陛下谕其来使，屏而不受，则彼自知惭愧，而不敢复萌异志，且使天下闻之，皆知陛下不溺情于声色，则辽邦倾心，北汉畏威，四海可不劳而定矣。”世宗以温语慰之道：“二卿所言，虽是有理，但唐主遣使远来进献美女，其心亦是可嘉，若屏而不受，未免绝远人之望。且唐主亦何至效勾践之故志，而以美色饵朕，即使其存心如此，朕非夫差可比，彼又怎能施其伎俩呢？二卿且退，朕自有方略处之。”范质、王溥见世宗不从其谏，只得默然。当下设筵以宴唐使。席间，世宗问王崇质道：“唐主亦治兵甲，修守备么？”崇质奏道：“自事大国之后，不复敢治甲缮守备了。”世宗道：“朕向日兴师征伐，则为仇敌，今既通好内附，则为一家人，唐主与朕，名分已定，更无他说。但是人事变幻，不可逆料，朕在位之日，固不至加兵于江南，若至后世，便不可知了。归吾唐主，兵甲城郭，亦宜及时修葺，以防外负，而为久远之计。”崇质顿首受命，辞别世宗，取路自回江南，面见唐主，复了旨意，并及世宗谕令修缮甲兵城郭之意。唐主听了，甚为感动，遂命官吏查阅城郭，凡不完固的，加以修缮；检视甲兵，凡有残缺的，从事补充。唐主奉了世宗之谕，缮城守，整军备，自有一番料理，不在话下。

单说世宗纳了两个美人之后，终日只有宫中饮酒作乐，左拥右抱，昼则挥毫联句，以角才思；夜则笙歌聒耳，筵乐无度，绝不思量视朝听政，讨论治理，早把从前混一寰宇，荡平四海的雄心，消磨净尽。世宗又因宫殿卑陋，并无游赏宴乐之地，台榭池沼之胜，传旨在内苑中，起造楼台一座，名曰赏花揽胜之楼，以便与秦弱兰、杜文姬日夕登临眺览。恰命教练使冯益监工，克期造竣。冯益领了圣旨，哪敢怠慢，便招工募匠，运砖瓦，搬材料，择吉兴工，昼夜不息，耶许之声，闻于宫外。诸臣因世宗收了南唐美女，累日不朝，政务丛脞，已是好生着急。如今又听得起造楼台，工役并兴，满朝文武，都面面相觑，无法可施，意欲进谏，又因内外隔绝，不得见面，且恐世宗正在沉溺之际，必致触犯龙颜，难免罪戾，所以没有计较。范质因谓王溥道：“主上现在沉酣声色的时候，我们入谏，亦未必肯垂金听，现在最要之着，惟有建立储贰，以端国本，倘有不测，尚可倚赖。”王溥答道：“相公之言是也！我们明日，径叩宫门，请见主上，奏立太子，想来不致触犯圣怒的。”范质听了，便向文武诸臣道：“明日诸公务须齐集朝堂。与老夫一同入奏。”众人齐声应诺，各自散归。

次日，文臣由范质为首，武将由匡胤为首，一齐直叩宫门，请见世宗，面奏大事。世宗正与杜、秦二美为长夜之饮，直至次日清晨还在那里猜枚行令，不肯休息。阶下笙歌，仍复喧耳，侍从诸人奔走栗碌。世宗因秦美人猜输了拳，传旨斟一大杯酒以罚之，忽见宫门上传报道：“文武诸臣有事启奏陛下，俱在宫门候旨。”世



宗方命撤去残席，又恐诸臣见了自己的情形必要争谏，因令二美暂退，待朕见过文武诸臣再行作乐。秦、杜二美人奉了旨意，自与阶前歌舞的宫女，退入偏宫。世宗遂宣群臣入见。范质、匡胤率领诸臣行礼已毕，分班待立。世宗垂问道：“众卿有何政事入宫见朕？”范质、匡胤同声奏道：“陛下春秋已富，未立皇储，请速定大计，以端国本，而副中外之望，国家幸甚！”世宗道：“功臣之子，皆未受封，岂可先加恩于朕之皇嗣。”匡胤又奏道：“臣等受陛下厚恩，已出非分，还敢企望推恩于子孙么？乞陛下速立皇储，无用迟疑。”世宗乃准其奏，下旨封子宗训为梁王，时宗训年仅七岁，诸臣顿首谢恩，辞退出宫。世宗方欲宣召秦、杜二美人，重行取乐，忽冯益入宫启奏，赏花览胜楼，已克期完工，请陛下御驾临幸。世宗即命驾临后苑，看那新建的楼台，果然曲栏映日，画栋飞云，富丽堂皇，庄严璀璨，有《西江月》词一阙为证：

画栋鲜明峻伟，楼台雄丽奇观；四围采色绘山川，纵是蓬瀛不换。铺列裔珍异宝，相陈丝竹吹弹；君王从此倚栏干，日与佳人赏玩。

世宗见楼台造得甚是美丽，龙心大悦，重赏冯益，令其退去。冯益谢了圣恩，欣然而退。世宗见楼台虽已造成，内苑中没有名花点缀，终是缺憾，因命群臣各献奇花异卉，栽种内苑，以便凭栏赏玩。诏旨一下，那些文武诸臣，莫不叹息，都说主上大改当初的性情，不知荒淫到如何地步，恰又不敢违旨，少不得寻觅些花卉献上。还有这些意图进用，贪荣慕利的人，便想借此逢迎圣意，希图邀宠，便不吝重价，四处购取奇花异卉，献入宫内。世宗吩咐侍从，拣那稀见少有的花卉，栽于楼之左近，其余平淡无奇的，分栽苑内，日夜灌溉栽培，使之从速长成。果然人手众多，办事容易，不多几日，那内苑里，早已绿叶成荫，繁花如锦，人游其中，香气扑鼻，如入花国，真个心悅神怡。世宗便携了秦、杜二美人，日夕在楼上饮酒赏花，歌舞作乐，留连不去。文武诸臣，无一人敢入谏者。

其时，郑恩适因奉使回都，沿路之上，已听得人纷纷议论，尽说世宗受了南唐进献的美女，将雄心消磨已尽，竟是荒淫无度，纵情酒色，可惜一位英明之主，中了南唐的美人计，便弄到这般田地，若再这样下去，不知悔悟。恐怕内忧外患，相乘而起，从前征伐他人，如今要被他人所征伐了。一路行程，所听见的，都是这些议论。心内好生诧异道：“出使在外不过数月，朝政就变到这样地步了么？有赵匡胤、范质、王溥在朝，主上如果这样荒淫，哪有不行谏阻之理！道路传言，恐非确实。”心下想着，便不分晓夜，赶回汴京，要打听所闻的言语，是否的确，非至一日，已抵汴京，正值世宗建了高楼，命群臣进献花卉。有那些逢迎圣意，希图富贵的人，出了千金之赏，购取异种；那班牟利之徒，不憚辛苦，各处去觅了珍奇花卉，或用车装，或用船载，陆续不绝，都向汴京赶来，唯恐落后，失了发财的机会，纷纷扰扰，争先而行，汴京的街道，几乎为之拥塞。郑恩骑在马上，带了随



从，正要赶入京都，恰被那些卖花的，挑着担儿，携着筐儿，提着篮儿，还有几个人，合在一处扛抬着合抱大的花树，横亘而行的，竟把郑恩的马拥住了，不能前进。郑恩见这情形，料知路上的传闻有几分可信，便耐定了性儿，柔声下气的，向一个携着花树的问道：“你拿的是什么花？要往哪里去？”那人见郑恩衣服鲜明，气象堂皇，骑了高头骏马，马后随着许多从人，料知是位官员，疑心他也是觅取奇花异卉去进献朝廷的，正好卖给他，图取厚利。便陪笑说道：“我这花，名唤樱花，是出在东洋大海，一个什么国里的。这花乃是异种珍品，只有那个国里才有的。开放起来，美丽非凡。我冒着风涛之险，渡了东洋大海，费了许多心血，方才得着这一株花。长官如果购买了，去进献朝廷，包管可以压倒旁的花卉。不过价钱须要千金，少了是不卖的。”郑恩听说一株花要千金之价，心下更是奇异。便故意问道：“你讨这样的大价钱，恐怕没有人来买吧？”那人冷笑道：“长官想必是远道来的，不明白这里的情形，现在朝廷收了南唐进贡的美人，起造了赏花楼，命文武诸臣各献奇花异卉，栽在内苑，以便赏玩。我这樱花，倘若遇见识货的长官，莫说千金，便更多些，也要买了去进献朝廷，希图升官发财。你怎么嫌我讨价太大呢？”

未知郑恩听了这话，如何回答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金樽檀板度良宵 玉骨冰肌葬火窟

话说郑恩听了那人的言语，心下想道：“主上果然纵欲无度，道路传言，绝非虚伪。我今既已回朝，自当面折廷诤，挽回主上之意。”当下便向那人说道：“照你的言语讲来，价钱果然不大。可惜我不贪富贵，并不要这花进献朝廷，你快去卖给他人吧。”说着，早率了随从人等，策马入城，径叩宫门，请见世宗。世宗听说郑恩奉使回朝，便传入内苑，在赏花楼延见。因其是亲信之臣，又系微贱时候的旧交，可以无须避忌。所以并不命退女乐，即召他入内。郑恩听了宣召，便大踏步走入内苑，举目观看，果与前日不同。只见楼台金碧，高插云霄；珠帘垂地，辉生四壁；隐隐的瞧见许多美人，都执着乐器，侍立在帘内；那楼的左右前后，都环绕着奇花异卉，并不知道是什么花，只觉得鲜艳夺目，芬芳扑鼻。也不仔细看视，随定内侍，直达楼上，见世宗居中而坐，两旁陪侍着两个绝色女子，那是宫装艳服，容光照人。郑恩趋近御座，俯伏行礼，高呼万岁。世宗即命平身道：“卿沿途辛苦，不必行此大礼！”郑恩谢过了恩，将奉使之事，一一奏明。遂又顿首奏道：“陛下与



臣等起自戎马之中，英明神武，声威播于天下，山陬水涯，莫不称颂，皆以为尧舜重生，汤武再世。统一四海，扫荡群雄，重睹太平，即在目前。乃臣出使返命，沿途之上，人民议论，大异昔日，都疾首蹙额，传说陛下纳了南唐美女，终日不理朝政；酣歌恒舞，为长夜之饮；建造楼台，并兴土木。百姓尽生忧虑，惟恐北汉引诱辽人兴兵入寇，大有朝不保暮的景象。臣听了这般说法，瞧了这样情形，还道是传闻之言，不足深信。谁料行近汴京，竟有无数愚民，运了许多奇花异卉，入京贩卖，一花之微，乃至索价千金。臣目睹此事，甚为诧异。因而详细探问，方知陛下起造楼台，命群臣各献花卉，栽种内苑。逢迎之臣，重价购买，希图邀宠。如此行径，非特荒于政事，且启宵小幸进之门，臣恐祸患将从此起，愿陛下屏除美色，亲贤臣，远小人，重振旧日精神，讲求治理，则国家幸甚，人民幸甚！”郑恩奏毕，世宗谕道：“卿之忠心，朕所深知。远出归朝，风霜劳顿，宜加休息。至于卿之所奏，朕自有主张，可以毋须忧虑。”因命郑恩官还原职，在朝伴驾，并赐假半月，以酬其劳。郑恩见世宗温语慰谕，恩礼有加，不便多渎，只得谢恩，退出宫来，回归府第，休息了一夜。次日黎明起身，即往会见群臣。范质、王溥与匡胤等，因世宗不出视朝，都在朝房聚集商议，无计挽回圣意。见郑恩到来，各自起身相迎，询问出使情形。郑恩详细述了一遍，便向范质、王溥道：“主人贪恋美色不理政事，两位丞相执掌朝纲，为百僚之首，何不尽力谏阻？”范质、王溥齐声说道：“我等非不力谏，奈主上不肯垂听，没法可想。”郑恩又对匡胤道：“兄与主上义结金兰，富贵与共，宜匡弼过失，以尽寸心。奈何亦缄默不言，袖手旁观呢？”匡胤深知郑恩性情暴躁，倘与辩白，恐怕惹出事来。便含笑答道：“贤弟责备，我已知过，停会儿请至我处，共商挽回之策。”众人见匡胤不与郑恩争辩，也知其意，尽皆嘿嘿无言。范质等便商议了一会政事，各自散去。郑恩随了匡胤来至家中，分宾坐下。匡胤说道：“贤弟适在朝房，责我不谏主上。我非不欲苦谏，无如屡次进言，俱被拒绝。若不自知份量，再行冒渎，必获罪戾。再四思维，只有用谏谏之法，使主上自己省悟。否则虽有千言万语，主上正在沉溺不返的时候，恐亦徒劳无功！”郑恩谢道：“弟性愚直，适间开罪于兄，还请原宥。但不知如何谏谏，望兄指教。”匡胤道：“近日主上命群臣各献花卉，我与贤弟何不如此如此，以进花为名，暗寓讽谏，或可补救于万一也。”郑恩道：“此法固妙，但我于文字不甚懂得，如何能行此事？”匡胤道：“这个容易，我们先预约好了，明日便可应用。”当下匡胤一一整备齐全，又教导了郑恩。到得次日，匡胤、郑恩也随着进花的官员，齐入内苑，直趋楼前。世宗与秦弱兰、杜文姬两个美人正在楼上酣饮，一眼瞥见了匡胤，便道：“卿亦来进花么？”匡胤趋近御前，恭身答道：“陛下既有旨意，臣等安敢不来进献。”世宗喜道：“卿所进的，必是名花。匡胤乃举梅花一枝道：“臣所进者，江南第一枝也。”世宗命内侍接过，植乎内苑，因问道：“此花有何好处，卿却称为江南第一枝？”匡



胤道：“此花与众不同，迥异寻常。雪里芳华，吐清香以挺秀，阳春独发，占百花之魁首，昔人赏有诗赞之道：

一夜东风着意催，初无心事占春魁。

年年为报南枝信，不许群芳作伴开。”

世宗听了大喜道：“卿诗清新已极，不想戎马之士，亦擅文词。可见吾国人材之盛，不同他邦！朕之美人，亦善吟咏，当命和卿之诗，以示宠异。”遂命杜文姬速题一首，以和匡胤之诗。杜文姬奉了旨意，不加思索，即吟诗呈上，其诗道：

梅花枝上雪再融，一夜高风激转冬。

芳草池塘冰未薄，柳条如线着春工。

世宗览了文姬之诗，称赞不已道：“美人所吟，与赵点检之诗，工力悉敌，正未可以判分优劣也。”正在讽诵称赏，忽见郑恩大踏步上楼道：“臣亦有花来献。”世宗喜道：“卿之所献，当更出色！”即命左右取来，乃是枯桑一枝。世宗笑道：“卿所献者，不过枯桑一枝，并非奇花异卉，有什么好处呢？”郑恩道：“臣之所献，与众不同。汴京城内，若无此物，则人民皆尽寒冻而死。”世宗问道：“亦有说乎？”郑恩道：“臣亦有俚言四句，敢为陛下咏之。”即朗声吟诗道：

竹篱疏处见梅花，尽是寻常卖酒家。

争似汴京千万顷，春风无地不桑麻。

郑恩吟毕，匡胤从旁奏道：“郑恩所献，比臣之梅花优胜，愿陛下三复其诗。”世宗喜道：“二卿处处不忘忠爱，朕躬自能领会。”因命内侍，赐二人御酒各一金卮，以旌其献花进谏之功。二人顿首谢恩，饮了御酒，立于栏干之外。但见献花之臣，纷纷而进。世宗命内侍一一收纳，当心培植。直至薄暮，献花的人都已退去。世宗见匡胤、郑恩仍直立栏干之外，因问道：卿等此时尚未归去，岂有事欲奏朕躬也？”匡胤闻言，乘机进谏道：“臣等见陛下累月不朝，荒于政事，心中惶惑，不知所措。愿陛下亲大臣，勤庶政，则国家有磐石之安，而社稷有泰山之固，其欢乐当比歌舞宴饮，高过万倍了。”世宗道：“朕昔日因干戈扰攘，无少闲暇。今日国家升平，南方臣服，正当寻欢取乐，以娱生平，故与二姬略事游览，卿等何必琐琐烦渎呢？人生在世，如草头垂露，天年易尽。二卿值此太平之时，亦宜日与亲知故旧，宴游欢乐，以尽天年，方不致虚生一世。何苦辛劳栖惶，争名夺利，没有休息的时候呢？”郑恩进谏道：“陛下当日何等英武刚毅。今乃出此贪图安乐之语，殊非臣等所望。况寡欲所以养生，美色醇酒，实戕身之刀剑。陛下圣容，昔日何等威严！今因贪恋酒色，已是海减异常。倘有不测，悔之莫及矣！”世宗道：“二卿且退，朕自知之。”说罢，竟不与二人多言，拂袖回宫而去。二人见世宗绝无省悟之意，只得嗟叹而退。

过了一日，司天监忽然上奏，说是星火侵入紫微垣内，宫廷之中，恐有火灾，



急宜修省，以禳天灾。世宗见了章奏，也没什么动静。匡胤便与郑恩商议道：“主上荒淫酒色，天象示儆于上也不加理会。若不及早设法，势将无可挽救了。”郑恩道：“我等直言进谏，主上竟不听从，更有何法可施呢？”匡胤附耳言道：“我们乘着司天监奏宫廷有火灾的机会，可如此这般而行。若把楼台毁去，美色绝了根株，主上没了迷惑的人，又失了游观之地，自然恢复往时的原状了。”郑恩喜道：“此计甚妙，连着根株，一齐锄去，哪怕主上不省悟呢！”二人商议好了，便去秘密布置，吩咐守宫禁军，备下硝磺引火之物，候至夜间举事。那些禁军，都归匡胤统带，听了主帅的密令，自然不敢有违。分遣已定，等到二更以后，匡胤、郑恩早杂在禁军之中，混入宫内，藏匿于赏花楼左近。此时夜深人静，但听得楼上歌声彻耳，音乐齐奏，世宗正与二美人饮酒取乐。郑恩见时候已至，便在楼上侧首放起火来。时当冬令，深夜之间，朔风大作，一刻之顷，火趁风威，顺着风势向赏花楼烧去，烟焰涨天，火光四照。汴京城中的入，都从睡梦里惊醒，沸翻盈天，都说是皇宫内苑走了水。军民人等，文武百官，一齐七手八脚，赶来救火。那时火势正盛，哪里扑灭得来？世宗恰在楼上，左拥秦弱兰，右携杜文姬，酣呼畅饮，笙歌彻耳，如何知道起火？幸亏有个宫人，瞧见了火光，仓皇报知世宗道：“内苑里起了火了！”世宗大惊，忙撇了酒杯，离开御座，步向窗前看视。只见红光弥漫，烟焰涨天，已直烧到赏花楼上。内监宫人，见势不佳，忙请世宗避火。世宗这时惊惶失措，忙命内监挽扶着往楼下奔避，哪里还顾得秦、杜二美人和这些歌姬舞女呢？刚才跑至扶梯下面，恰见郑恩从火光中奔来，大叫：“主公休慌，臣来救驾也。”说罢，即将世宗负于背上，逃出外面，脱离火窟。秦弱兰、杜文姬也带跌带爬，跑下楼来，哭泣哀号道：“谁人救妾，妾当奏知圣上，官上加官，以报其德。”那些禁军早经匡胤嘱咐，不准援救秦、杜二美人和一班歌姬舞女。一任他们哀呼求助，只顾救火，绝不理睬。此时匡胤却从侧首转出，向二美人道：“我来救你们出去。”秦弱兰、杜文姬信以为真，奔向匡胤身旁，被他一手一个提将起来，抛入火中。可怜绝代佳人，不上片刻，早已化作飞灰。还有那些歌姬舞女，也都惊得目瞪口呆，走投无路，尽皆烧死。就是几个逃出外面，也被火烧得焦头烂额，不堪进御了。守宫禁军见秦、杜二美人已活活烧死，方才出力救火，即行扑灭。任你怎样施救，那座赏花楼，已化为灰烬了。还算他们手脚来得快，只烧了赏花楼，没有蔓延到旁的宫院去。这时文武百官早来宫门，叩请圣安。世宗幸亏郑恩背负逃至后殿，听说文武诸臣前来恭请圣安，看那天光，已是黎明，便传旨升殿受朝。群臣朝见已毕，分班侍立。世宗降谕道：“内苑无故火起，皆朕不德所致。前日司天监奏称荧惑星侵犯紫微垣，宫廷中宜防火灾，上天早有垂象，朕躬昏聩，不知修省，果有此变。自是以后朕当力行德政，以迓天庥。尔大小臣工，亦宜体朕此意，共进嘉谋嘉猷，助朕修德禳灾。”诸臣闻谕，一齐顿首奏道：“陛下能够修德行仁，使政事无缺，泽降下民。天心自然



默佑，转灾为福，祯祥迭至了。”世宗又奖励郑恩，说他仓猝之间，能够奋不顾身，尽力救朕，乃是忠义之士。郑恩顿首道：“此乃陛下洪福齐天恰遇机缘，微臣何敢受此奖许？”世宗回顾匡胤道：“卿率禁军救火，未知可将秦、杜二美人救出么？”匡胤奏道：“火势甚大，不可向迤，无人敢近，秦、杜二美人不能救出，想已焚死。”世宗听说二美人已死，十分伤感。从此思念二美人，郁郁不乐，忧闷成疾，不能视朝。后人有一诗一首，咏匡胤设计焚死秦、杜二美人，以致世宗伤感成疾，遂以不起云：

忠君如此亦堪怜，何事佳人向火燃。

若使陈桥袍不着，千年公议属谁传。

其时，镇军节度使韩通，因奏报边务入朝，闻知世宗染疾，即至宫门问安。世宗召人垂询边事，并告以火焚楼台，二美人俱死，因此忧愁成疾。韩通奏道：“外面纷纷传言，都说火焚内苑之举，皆出赵匡胤、郑恩所为。陛下幸自保重，不必以二美人为念。”世宗闻通之言，沉吟一会道：“二臣屡次进谏，朕未听从，激而出此，亦未可知。然二臣皆为亲信之臣，且无证据，不可加罪。”韩通见世宗不肯加罪赵、郑二人，正要再奏赵匡胤权柄太重，宜加裁抑，不料世宗已是十分疲乏，早向韩通道：“卿可留京，暂充侍卫副都指挥使，保卫宫禁。朕此时困顿实甚，卿可暂退，有事再议。”韩通谢恩辞退，回至府中。心下想道：“世宗病势甚重，倘有不测，赵匡胤掌握大权，与我素不相睦，恐为所图，如何是好呢？”思量一会，没有主意，即召心腹李智商议。李智道：“君侯无须忧虑，现闻符太师尚有次女，待字闺中，何不奏知圣上，赐婚公子；若联此姻，则公子与圣上为连襟，便是皇亲国戚。设或主上有甚不测，必是符娘娘垂帘听政。有此奥援，君侯尚有何患？”韩通大喜道：“此言甚然！我当奏承主上，为儿联姻。”次日入宫，面见世宗，启奏道：“臣子韩淞，年龄已长，闻符国丈，尚有次女，未曾许字，与臣子年貌相当，欲求圣恩，赐为婚姻。”世宗道：“卿既有此意，朕当为之主婚。”韩通顿首谢恩而退，世宗即日召太师符彦卿入宫，谕以韩通有子韩淞，愿与皇姨联姻之事。符彦卿顿首奏道：“主上既有旨意，臣安敢不遵。但现有殿前都点检赵匡胤，遣人为其弟匡义求亲。韩通、匡胤皆与臣并肩事主，同为一殿之臣，匡胤又复先来求亲，臣实未便允韩而却赵，望陛下为臣作主。”世宗听奏道：“皇丈所言，颇为有理。韩、赵皆为亲信之臣，朕亦未便显分彼此，惟韩通求朕赐婚，朕已允之。今既不能两全，皇丈可效前人彩楼招亲之事，择定吉日，高搭彩楼，传朕旨意，通知韩、赵二家，令匡义、韩淞届期齐集楼前，由皇姨亲抛彩球择配。球中谁人，即许于谁，各听天命，不得争执。”符彦卿顿首谢恩道：“陛下如此处置，可使韩、赵两家各无异言，真是两全之道也。”当下辞驾出宫，将世宗圣旨传知赵匡胤、韩通，待择定吉期。搭起彩楼，由皇姨抛球择配。两家届期可令子弟齐至楼下，接取彩球。匡胤、韩通自然



遵旨而行。你道赵匡胤如何与韩通同时求婚于符彦卿？原来匡胤本有两弟两妹，次弟名匡义。三弟名匡美。那匡美年尚幼稚，匡义年已十九岁，生得齿白唇红，面如冠玉，龙颜日角，两耳垂肩，长身玉立，虎步龙行。相者尝说他龙凤之姿，天日之表，后福非浅，将来必为太平天子。因此匡义深自期许，颇有不居于人下的志愿。读书之暇，时常舞枪弄剑，练习武艺。又喜出外打猎。这日带了随从，复往城外打围，恰遇着一件巧事。

未知匡义遇着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彩球飞去龙凤配合 哀诏频来车驾上宾

话说赵匡义带领随从人等出城打围，行至皇城以外。忽见一座花园，甚为壮丽。匡义暗道：“不知谁家花园，建筑得如此齐整！”正在停马观看，忽见园内有株梅树，紧靠园墙栽着，虬枝横斜，吐出墙外，有一只喜鹊栖于枝上，对着自己叫个不住。匡义说道：“你向我叫个不休，且叫你吃我一弹！”说着，挽起弹弓，直向喜鹊打去。喜鹊左翼受弹，奋翅飞起，盘旋了一会，竟跌于园内。匡义意欲取回喜鹊。遂问左右道：“此是谁氏之园？”左右答道：“这是当今国丈符太师的花园。”匡义道：“符彦卿乃吾兄同朝之友，不妨进去索取此鹊，汝等可觅其园门，待我入内。”左右寻了一会，只见门上加着双簧锁，关闭得甚是坚牢。便回报匡义道：“此园与符太师住宅相连，寻常免事，并不启门，都从宅门出入。若要进内，须住宅门通知，请符太师发下锁匙，启门而入。”匡义道：“为了一只喜鹊，何用兴师动众，惊扰太师？待我越墙而进，取了那只喜鹊，便可速去打围。”当下遂令左右停于园外，亲自越墙而过，取那喜鹊。不料匡义越墙之时，恰值符皇姨也同了侍女前来园中游览。忽见有人越墙进园，侍女们疑是窃贼，不觉惊慌起来，大声叫喊。匡义听得喊声，连忙向前观看，只有一群侍女簇拥着一个金装玉裹，美如天仙的女子，立在那边亭下。匡义暗想，此必符彦卿之女也，彦卿年已老大，恰有艳丽的女儿藏在闺中，恰是意想不到的事。忽又转念道：“不妙！此老生性拘执，彼女在园。我无端越墙而入，被侍女们叫喊起来，惊动彦卿，必疑我有意窥视他的女儿了，且待我止住他们不要叫喊。”内心想着，急急趋向前去，向着那些侍女道：“姐姐们不要惊疑，我非歹人，乃殿前都点检校太尉赵匡胤之弟，赵匡义是也。偶然出外打围，弹中一只喜鹊，落在园内，所以越墙觅取。姐姐们不信，现随从之人，停于墙外，



且有中弹的喜鹊在梅树之下，可以为证。望姐姐们不用声张，免得惊动太师，感恩不浅。”符小姐听了匡义之语，见他生得相貌非凡，言词清朗，知是大贵之相，心内甚是爱慕。只因避着男女之嫌，不便亲自答话。便止住侍女们，不要叫喊。拣一个齿牙伶俐的侍女，传语道：“赵点检乃是太师同朝之友，公子既是其弟，小姐自当用情，不加为难。但是太师不久就要到来，倘若遇见，甚为不便，叫你从速出外。”匡义躬身答应，仍要越墙而过。小姐又令侍女止住道：“公子不可越墙，倘被路人所见，深为不雅。现有锁匙在此，当开了园门，放你出去。”匡义听了，很佩服符小姐的见识，连声道谢。符小姐早取出锁匙，侍女开了园门，将匡义放出。匡义出园，因思符小姐德容兼备，念念不已。仍旧跨了马，前去打围去了。正是：

前生曾种蓝田玉，此日欣逢宿世缘。

匡义带了随从前往打围，射飞逐走，直至天晚。方挑了许多獐兔之属，回至府中。见过匡胤，说起出外打围，误入符太师花园，遇见皇姨之事。匡胤闻言，甚为留心，因问匡义道：“汝曾亲见皇姨么？”匡义答道：“是亲见的。”匡胤道：“皇姨的花容生得如何？”匡义经此一问，倒有些不便回答，只是低头无语。匡胤笑道：“这有何妨。何必如此害羞呢？”匡义无法，只得说道：“长得很好。”说到“好”字，已是面红过耳，十分局促。匡胤道：“此事非出偶然，乃天意也，吾当为汝成之。”

次日，便请范枢密到府。范质闻得匡胤相请，即便到来。匡胤迎人，分宾主坐定。范质动问相请之故，匡胤将匡义误入符太师花园，遇见皇姨，蒙其不加责备，开门放出的事详说一遍。又道：“皇姨与舍弟年貌相当，今日奉屈枢密玉趾，意欲仰仗鼎力，成此良缘。”说着，起身一拱道：“敢烦大驾，为舍弟执柯就永感大德了。”范质也起身还礼道：“此事甚易，符太师之夫人与寒荆通家往来，过从甚密。明日当令寒荆，亲往符师，为令弟作媒，未有不谐的。”匡胤道：“有劳夫人鱼轩亲往，于心不安。”范质道：“你我同朝好友，当得效劳，何用客气。”说罢，起身告辞，回至家中，把匡胤所托之事，告知夫人郝氏。那郝氏夫人，与符太师夫人，本是结拜姊妹，时常来往。听了范质的话，不觉含笑道：“赵家公子，眼力居然不差。皇姨花容，生得千娇百媚，真是尘世少有的。但不知赵家公子，品貌如何，也要配得皇姨，妾身方愿前去作媒。倘若生得人物猥琐，配不上皇姨，将来受人家的埋怨，那就不便去说了。”范质道：“你尽管放心，赵公子是我见过的，生得堂堂一表，颜如冠玉，乃是大贵之相。听得人家传说，从前有个什么相士，说赵点检凤质龙姿，决非人臣之相。他的第二位兄弟尤其出色，福命更比乃兄高过十倍。这一些说法，虽是江湖术士骗人的言语，但赵公子相貌决非凡品已可想见了。”郝夫人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妾身明日前往符府作媒便了。”到得次日，郝夫人乘轿来到符太师府中，符夫人接了进内，奉过香茗，叙了寒暄。便说起赵公子求亲一事，并夸奖匡义



品貌如何美丽，才情如何出众。说得天花乱坠，不由符夫人不信，当下便回言道：“小女年已及笄，正该许字，承蒙夫人作媒，此段姻缘，极是相宜。但须与太师商议，妾身不能擅自作主，改日再行报命便了。”郝氏夫人道：“儿女婚姻乃是大事，夫人自应与太师商议，得了同意再行决定。妾身暂且告辞，在舍间恭候佳音。”说罢，起身辞别。符夫人也不挽留，送至仪门，看着郝氏夫人上了轿，方才回到里面。便与符太师说知范枢密夫人前来替赵点检的兄弟求亲，未知太师意下如何。符太师道：“赵点检威震人寰，位居极品。他的兄弟赵匡义，我也曾经见过，品貌才情，也不在点检之下。若是配我女儿，果是美满良缘。这头亲事，门当户对，珠联璧合，很可以允得。耽延一日，夫人可亲往范府，答应了他，我们也可了却一桩心事。”符夫人答道：“太师既然见过赵家公子，品貌才情都可以配得我们女儿。妾身改日便去答拜范夫人，允许这头亲事，叫他回报赵点检，择日纳聘就是了。”符太师点头答应道：“夫人之言，甚合吾意。”夫妇二人商议停妥，正打算过了一天便往范府去报命。不料到得次日，世宗忽传旨召符太师入宫，谕知韩通之子韩淞，欲与皇姨求亲。符太师暗想，韩通的家世门弟，固甚相当。但是韩淞的相貌，虽也生得齐整，恰有些纨绔气，才华又不及匡义。心下很有些不愿意。只因世宗出面替他说合，不敢说出不愿两个字来。只得委婉其词，把赵匡胤先来为其弟赵匡义求亲的事情，告知世宗。并说自己与韩、赵两家同为一殿之臣，未便回绝哪一家，恳请世宗作主。他的意思，以为韩通、赵匡胤，都是世宗亲信之臣，世宗也不便偏袒哪个，必定有法调停，果然不出所料。世宗命他用彩楼择配之法，以免争执。符太师领了旨意。回至府中，择定吉日，高搭彩楼，通知韩、赵二家。

匡胤、韩通，自然遵着世宗旨意，到了吉日，匡义、韩淞各带了八名家将，来到彩楼之前。匡义人品轩昂，仪表出众，安安详详，从容不迫的立于彩楼之左。那韩淞虽然衣服华丽，辉煌夺目，立于楼右，品貌怎能及得匡义。此时汴京城里的人，早已纷纷传说：皇丈高搭了彩楼，由皇姨抛球为定，选择韩、赵二家婚姻。都来观看。因奉着旨意，只准赵匡义、韩淞立近楼前。其余闲杂人等，只准远看，不许上前，且不得喧哗吵闹。所以前来观看的人虽多，但离着彩楼远远立定，并无声音。到了吉时，忽听鼓乐齐奏，先有一个管家立在楼上，向楼下朗声说道：“今天乃是符皇姨奉了圣旨，高抛彩球，以定韩、赵两公子的婚姻。只凭彩球击中，便是婚姻所在，两个各无怨言。”说罢，即高声吟诗道：

彩楼高搭一时新，天上人间富贵春。

凭语蓝桥消息好，尽教仙娥意殷勤。

吟罢四句诗词，回转身躯，朝着楼内打了一拱道：“良时已到，请皇姨出来选择贵人。”邀请已毕，那管家退立一旁。早见十二名侍女，都打扮得齐齐整整，簇拥着皇姨，轻盈慢步，来到楼中。真是嫦娥离月殿，仙姬下蓬莱。四周观看的人，莫不